

这是一部曲折、惊险

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它描述

了我军四个小卫生员

克服重重险阻，转移六十多名重伤员

的故事

船队

按时到达

李心田

CHUANDUI
ANSHI DAODA



船队按时到达

李心田



内 容 提 要

一九四七年秋天，我华东野战军在苏鲁交界的地方，全歼了蒋军一个整编师。这次战役之后，我军主力要向敌人的后方运动，某纵队有六十八名重伤员必须转移到我后方医院。这次护送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了以沈鹏为主的四个小卫生员。由刚入党的沈鹏和伤员中的陈指导员、吴排长组成临时党支部，六十八名重伤员分乘三只木船，向我后方医院进发，行程二百八十里，五天以内到达。在这期间，他们不但要护理伤员，还要随时和追赶他们的敌人作战，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使船队按时到达。

作品在跌宕曲折的情节中，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各不相同的儿童形象。在内容、形式和创作方法上都有很多独到之处。

船队按时到达

李心田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2插图 116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

书号 R10333·92 定价 1.40元

编者的话

为了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开创儿童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向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特编辑出版这套《明天文学丛书》。

我们将努力使这套丛书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即在遵循儿童文学的根本规律的前提下，对儿童文学的某些传统观念实行更新，多多编发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具有深度、高度和厚度的创新之作。

我们的儿童文学，既要立足今天，又要放眼明天。就是说看到八十年代新一代少年儿童不同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少年儿童，两个文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飞速发展，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不仅接受纵向的传统的教育，他们还受到横向的来自国内外的现代的和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视野宽广了。他们不少人具有同他们年龄不相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他们早熟、敏感、任性，好奇心盛，争强好胜，求知欲强，想象力丰富，自尊心、自信心和进取心都很强。同时，我们还要想到二十一世纪，那时我国更加需要开拓型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读者对象，何况少年儿童又有幼儿、儿童、少年等层次之分。他们不少人对文艺作品的鉴别和欣赏能力，常常达到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水平，甚至出现宁肯读成人文学而不读儿童文学的现象。我们再不能把儿童文学当作所谓的“小儿科”“豆芽菜”，不能把新一代少年儿童培养

成温室里的花朵，要叫他们经风雨见世面，不少有关的传统观念有待更新。诸如儿童文学的人物形象，必须是正面为主，正反分明啦；故事不要过于曲折跌宕啦；情节发展的跳动性不要过大啦；作品的思想观点不要过于含蓄啦；要主要写他们熟悉和理解的生活啦；以及对儿童文学单纯强调教育性而不讲艺术感染力等等，必须冲破诸如此类的旧框框，下大力气创新，出新。

儿童文学既是文学，就要同成人文学具有同样的文学性，所不同的是，它比成人文学要有更强的可读性，人物形象更鲜明，意境更美，语言更凝炼，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技巧手法更新鲜。不仅需要写静态的歌颂光明美好事物的作品，同时也不能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他们渴望了解自己不熟悉的世界，希望读到多种多样的题材和风格流派的文学作品，希望读“大部头”的中、长篇小说，热望从比较曲折复杂的故事中看到背景较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从而认识纷繁的生活真理。等等。

冰心说：“儿童的食物有多种多样，他们吃着富有营养的三餐，他们也爱吃些点心和零食，有时还需要吃点‘药’！”

儿童文学需要有新的突破，归根结蒂是要有新水平，新高度。最根本的是作家要在深入生活，提高理论和技巧等基本功上狠下力气。譬如说，要“新”，首先必须“深”。对于广大少年儿童的社会生活挖得深，对生活中的矛盾看得深，对真、善、美和假、丑、恶感受得深。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复杂性格和时代烙印揭示得深。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所以“新”，最终来自生活的“深”，有了生活的深度，才能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创新，出新。



李心田

作家小传

李心田，1929年生于江苏省睢宁县一个贫苦的家庭里。少年时在农村读书，十四岁当商店学徒。1950年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发表儿童作品《我的两个孩子》。尔后，他有计划地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创作了有代表性的儿童中长篇小说：红军时期的有《闪闪的红星》；抗日战争时期的有《两个小八路》；解放战争时期的有《跳动的火焰》及《船队按时到达》；“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十幅自画像》及《崎岖的山路》。这些作品，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生活，把它系统起来，便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儿童，跟随父兄前进的一串历史足迹。李心田还写了些儿童短篇小说，多是反映青少年的道德和品质的，如《夜间扫街的孩子》、《永不忘记》等。《闪闪的红星》翻译成英法德日罗等十种文字，与《两个小八路》、《跳动的火焰》均拍成同名电影。此外，李心田还写了不少军事题材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人的质量》、《沙场春点兵》、《蓝军发起冲击》、《杏花春雨》、《印满眼睛的房子》等。戏剧作品主要有独幕剧《月上柳梢头》等八种；多幕话剧有《再战孟良崮》、《风卷残云》、《火与花》、《随身携带的鉴定》等。李心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曾任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副团长兼创作组长。现为研究员，从事专业创作。

—

这是一场大仗，听卫生队长说：“陈老总讲了，这一仗一定打胜，要是打败了，我陈毅把头发一根一根地拔掉，当老和尚去！”瞧，首长的决心多大。果然，打胜了，全歼敌人一个整编师。这个师，一色美式装备，大炮，汽车丢得满山遍野都是。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骑在一个大炮筒上，胜利使得他很兴奋，他把两只手拢在嘴上，向抬担架的民工大声喊着：“喂，担架，顺西边这条路，往北走，到岔路口停下！快，走快点儿，哎，别挤，别走乱了！”

这次战斗，我们部队伤亡也挺大的，往下抬伤员的担架，在路上排得挺长挺长的。

岔路口上，一间小茅屋的门前，竖着一面很

显眼的带有红“十”字的旗子。卫生员沈鹏在这小屋前做着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伤员抬来了，他要根据伤情在伤员的胳膊上系布条儿——系红布条的，是重伤，急救之后，要往后方转移；系白布条的，是中等伤势，马上抬到战地手术室动手术。还有，就是系黑布条的，这同志已光荣牺牲了，送到指定地方掩埋。

“向东走。”沈鹏系上一个红布条后向抬担架的民兵说，“送到东边村子里去。”

“你们向北。”沈鹏系了一个白布条向民工说，“抬他到北边那个小学校去。”

本来这件事，是卫生队宋队长带着沈鹏共同来做的，现在宋队长被叫到指挥部开会去了，这任务只好由沈鹏一个人来完成。

“这个小卫生员，年龄不大呀。”一个抬担架的民工说。

另一个说：“也就是十四、五岁吧！”

“挺麻利的。”

“那是了，队伍上培养的嘛！”

实际上，沈鹏现在是十五岁零半个月，他是一九三二年旧历八月十八日生，半个月前，他进

入了十六岁，组织上才批准他作为一个青年共产党员。

别看年纪小，工作起来却跟个大人似的，就说分发伤员吧，他做得一丝不苟，昨天晚上，他就把一个已经系上黑布条的同志，又从死神那儿拉了回来。

那天晚上，黑沉沉的，前方还进行激烈的战斗，担架不断地从前方往下运送伤员。

“同志，看这往哪儿送？”

一副担架放在了沈鹏的面前，沈鹏用手电筒在伤员身上照着，他见这位同志浑身上下全是血，半边脸上也一片殷红，眼睛已全闭上了。

抬担架的民工说：“从一抬下来，就没气儿了。”

另一个也说：“肠子都露出来了，是我给塞进去的。”

死人，见得多了，也来不及伤感。沈鹏先在那同志胳膊上系上一根黑布条儿，然后翻开死者的胸章，准备登记这个牺牲同志的姓名。当他的手抚到这个同志的胸膛时，觉得胸前还有微温，他又把耳朵贴在那同志的胸口听了一会儿，连忙解下已经系上的黑布条，换上了一根红布条儿，向



抬担架的同志说：“他没死，快抬到东庄去。”

第二天早上，沈鹏专门到东庄的急救室去看了看，这个被抬来的同志已经醒过来了。他是三营的排长王大立，还是一位战斗英雄呢！

现在，战场已打扫得差不多了，担架已经很少了，沈鹏挺了挺腰，伸开两臂，活动了一下，他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两个眼皮想打架，他要活动活动来提提精神。

“哎，鹏子，我的任务完成了！”跑来的是刚才骑在大炮筒子上的那个男孩子，他叫包雨生。

包雨生，本来叫包狱生，他是母亲坐敌人的牢狱时生下的，所以叫狱生。后来有人说“狱生”不好听，就改成包雨生。叫着叫着，把个姓给叫掉了，大伙儿就叫他“雨生。”

“雨生，谁叫你跑回来的？”沈鹏以为是他擅离岗位。

“纵队首长叫我回来的。”雨生说，“他说伤员都已经撤完了！”

听到任务已经完成了，沈鹏一下子觉得那么疲劳，他几乎支持不住了，盼望宋队长快点儿回来，自己能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

“哎，鹏子，给你看个好玩艺儿！”雨生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手枪，“瞧，轮子！”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抓出一把子弹，“瞧，一大把！”

看着手枪，沈鹏也挺提神，可是他忽然说：“这要交公的。”

“屁！”雨生忙把子弹和手枪又放进衣袋，“这不是缴获的，是我在路上捡的。”

“捡的也得交公。”

“不交。”

“你先交上去，想要，让上级再发给你。”

“要是不发呢？”

沈鹏也没有把握，不敢作肯定回答。

“先让我玩玩，玩够了，再交，”雨生怕沈鹏揭发他，便从衣袋里摸出五颗子弹来，“呶，给你。”

沈鹏不接。

“怎么，嫌少？再添几个。”雨生又掏出五粒来。

沈鹏心痒痒，手也痒痒，但是他还不接：“又不上前线，要子弹干什么？”

“放呀，放着玩儿。”雨生碰碰袋内的手枪。

“上哪儿放？逮着了，蹲禁闭呀。”

“嗨，有地方放。”雨生象是有窍门儿，“向井里放，声音传得不远。”

“那有什么意思？”

“有意思。”雨生向左前方看了看，见那边有个水井，便兴冲冲跑了过去。

一会儿，沈鹏见雨生探着身子，对着井筒“砰！砰！”放了两枪，那声音果然不大。但是沈鹏不愿意往井里打枪，也不愿让雨生那么糟蹋子弹。可是他也不愿意逼着雨生把手枪交公，他觉得那样做不够朋友。

这时，一个小姑娘提着一只水桶，从北面的小学校走出来。她穿一件红底白花的夹袄儿，下面穿一条蓝布裤子，头发是才剪了的，齐刷刷的到耳根，露着雪白的脖梗儿。她叫王杏儿，是一个星期前才从家里出来的，被安排在卫生队里，连军装还没发呢！

看见王杏儿提桶向井边走，雨生四下看了看，便又跑到沈鹏跟前：

“听见了吗？两枪，水里冒着好高的水花儿！”

“你别那么糟蹋子弹了。”沈鹏规劝着。

“嗨，子弹有的是，你到前边去看看，成箱子

的，扔得到处都是。”

沈鹏有点遗憾，他没能到前沿去看看胜利的战场。东边的路上，正过着一队推小车的民工，那车子上放着成捆的枪支和一箱箱弹药。

“我看部队要转移。”雨生向沈鹏说，“我不跟你们卫生队了，我去找纵队首长，我跟部队走。”

沈鹏一把拉住雨生：“你别到处乱跑！”

没办法，纵队首长指定雨生归沈鹏管，他只好停下来。他望望西斜的日头，提了提裤腰：“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沈鹏到小屋里拿出一张葱油饼：“给你，这是慰问的。”

雨生接过油饼，一边吃一边向井台那边望着。他见王杏儿提着一桶水向小学校那边走，很是吃力，便想跑过去帮她。这时却见从小学校那边，跑过来一个拿扁担穿军装的小兵，高声喊着：“杏儿，放下，我来和你抬！”

杏儿放下水桶，等那小兵过来。

正打算去帮杏儿的雨生停住了脚，他嘴里含着饼，唧唧唧唧地说：“这小子，欠揍。”

拿扁担的小兵叫刘全，他是魁北区区长刘万

山的儿子，他娘被还乡团杀了，他爹带着一个区中队在执行任务，刘全没人照管，被安置在部队的医院里，这次是跟着医疗队到前方来的。他十三岁，长得挺瘦，鼻子尖尖的，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的。

“我早晚得揍他一顿。”雨生还嘟噜着。

沈鹏问：“你揍谁？”

“揍刘全。”

“为什么？”

“他坏心眼儿。”

“怎么坏心眼儿？”

虽然跟前没有人，雨生还是凑在沈鹏的耳边小声叽咕了几句。沈鹏听了一笑，又摇摇头。

“真的。”雨生正色说，“我再看见他偷看，非揍他不可！”

沈鹏也不喜欢刘全，他觉得刘全不诚实。但是雨生在他耳边叽咕的那些话，他不信，更不希望雨生揍他。

刘全装作没看见雨生，和王杏儿抬着一桶水，晃晃悠悠地向小学校去了。

吃了一个油饼，又舀了一碗凉水喝了，雨生

拍了拍肚子，向沈鹏说：“我困了，睡去了！”说着就走进小屋，在东墙根的草铺上躺下了。

沈鹏本想让雨生和他在一块说个话儿，见雨生躺下，也就由他睡去了。转眼工夫，便听见雨生轻微的鼾声。沈鹏笑了：这小子吃得饱睡得着！

太阳并未全落下去，西斜的阳光从门洞里射进来，照在沉睡的雨生身上，暖融融的阳光，是那孩子身上的被子。沈鹏看着雨生的小圆脸儿，黑黑的，红红的，两道浓浓的眉毛，一个圆圆的鼻子，正象人们平时说的：虎头虎脑。他的嘴巴不断地翕动。沈鹏心想：这小子是不是在梦中又向井里开枪了！

条条路上，川流不息地过着部队和民工，看样子，部队真的要转移了。沈鹏没接到命令，不敢擅离这个地方。

眼看天快要黑下来了。沈鹏想到小屋里拿出马灯来点上，却听到有马蹄声向这边跑来。两匹马到了跟前，沈鹏看清了，是卫生队的宋队长和纵队的姚参谋长。他向姚参谋长敬了个礼。参谋长下马还了个礼，上下看了看沈鹏，又在他的肩头上拍了两掌，然后摆了下头，向宋队长说：“走，